

275853

2

一次

目

目次

正題「世界文學傑作叢書」總序

五—三〇

「泰晤士報」導言（徐仲年）

三一—三二

「泰晤士報」導言（徐仲年）

三三—三八

蓮花篇

八九—一三五

紙草篇

一三六—一九八

宴會

一九九—二六二

大鼓篇

原著者肖像一頁

本冊十一幅（係Chelcove氏所作）



更見其已
從一八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一八七六年，出了第三集。每集都有新人參加，自從一八六八年起，法朗士加入了這個自由集團；這批詩人就是文學史上所謂的巴爾那斯派，或嘉諾派；——希臘神話講大神阿普羅（*Apollon*）以及九位文藝女神（*Muses*）居於巴爾那斯山，故該山象徵「詩」。一八七三年，法朗士出版了他的「金色的詩」集（*Poèmes d'Or*），各詩結構可愛。他又為各書局出版的文集作序，這些序文都寫得很好。他極喜讀書，不過方面多而無秩序。他深受希臘文學和哲學以及法國哲學家伏兒麥爾（*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

八與舍甫（*Henri Lacaze*）一八三三——一八九二的影响；以思想論，法朗士是舍

甫的私淑弟子。他的第二部詩集「各脫脫婚」（*Les noires Cortinaignes*）於一八七

六年出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約加斯脫與瘦貓」（*Topaze et la Chatte maigre*）於

一八七九年出版。可是他的著名山於一八八一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西克維斯脫爾」高

那爾的罪惡」（*Le Crime de Eyvestre Bonnard*）。從此他的聲譽蒸蒸日上。一八九零

年，他被選為法國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會員。一八九四——一八九九間，

法國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案子：一個猶太籍的軍官特萊斐斯（*Alfred Dreyfus*）

五九——一九三五）被判賣國罪。其實特萊斐斯是冤枉，成了極端國家主義下的犧牲

。左拉、法朗士等出來仗義執言，大聲疾呼。另外有守舊的文學家出來反抗。雙方

了多年，終於一九〇六年，法庭宣佈特萊斐斯無罪，這是法朗士、左拉等的勝利，也是公理的勝利。從此法朗士走出象牙之塔，參加政治運動，主張公理，主張人道，由懷疑主義者變為社會主義者。一九二二年，法朗士獲得諾貝爾（Nobel）文學獎金；他的聲名越過了國界。一九二四年，法朗士八十歲，舉國慶祝，同聲慶祝。不幸該年他死在巴黎，政府下令國葬，極人世之哀榮。關於他的身世和思想，已有許多研究，可以運讀胡善（Jacques Roujon）的「阿那托兒·法朗士的生平和思想」（La vie et les opinions d'Anatole France）·米獨（G. Michaut）的「阿那托兒·法朗士·心理研究」（Anatole France, étude psychologique）·以及很輕鬆的·舍瑞兒（Paul Gsell）的「舍依特別墅的早晨」（Les Matinées de la villa Saïd）·勃魯松（Jean-Jacques Brousseau）的「穿丁拖鞋的阿那托兒·法朗士」（Anatole France en pantoufles）。

法朗士的主要作品是：自傳·「吾友之書」（Le livre de mon ami · 一八八五）·批評·「維宜論」（A. de Vigny · 一八六八）·「文學生活」（La vie littéraire · 一八八八——一八九一）·詩·「金色的詩」（Poèmes dorés · 一八七三）·歷史·「貞德傳」（Vie de Jeanne d'Arc · 一九〇八）·小說·「約翰斯脫與瘦貓」（Jeanne et le chat maigre · 一八七九，短篇名著）·「西兒羅斯脫爾·達那爾的罪惡」（La



FUDAN

252 10000 819 63H 复旦图书馆

- Céline de Sylvestre Fournier, 一八八一, 長篇傑作), 「老婦思」(Thérèse, 一八八〇, 長篇傑作), 「螺釘小管」(L'écrou du nœud, 一八九二, 短篇名著), 「貝杜克王后的雞肉店」(La Pâtisserie de la Reine Pédauque, 一八九三, 長篇傑作), 「舍宏姆, 古懷泉爾的主張」(Les opinions de Jérôme Coignard, 一八九三, 長篇名著), 「紅百合」(Le lys rouge, 長篇名著), 「埃壁鳩蘭的花園」(Le jardin d'Eden, 一八九五, 長篇名著), 「——」[當代史](Histoire contemporaine, 這是了列四部小說的總題, 不是正真的歷史)……「散步場的榆樹」(L'orme du Mail, 一八九六, 長篇名著), 「柳條製人型衣架」(Le mannequin d'osier, 一八九七, 長篇名著), 「紫寶石戒指」(L'anneau d'amblystole, 一八九九, 長篇名著), 「貝爾舍萊先生在巴黎」(M. Berget et à Paris, 一九〇一, 長篇名著), 「——」[滑稽史](Histoire Comique, 一九〇三, 長篇), 「在白石之上」(Sur la pierre blanche, 一九〇五, 長篇), 「金鵝鳥」(L'Élé des plaignins, 一九〇八, 長篇名著), 「天神們口渴」(Les dieux ont soif, 一九一三, 長篇傑作), 「天使們的造反」(La révolte des anges, 一九一四, 長篇名著), 「小比埃爾」(La petite Elise, 一九一八, 長篇), 「如華之年」(La vieillesse, 一九二二, 長篇), 「雅克, 杜爾納勃洛虛的故事」(Les confessions de Jacques)

Kournebreche, 一九〇八, 短篇傑作; 「戴冠子的七個婦人」(Les sept Femmes de la Cour-Eclaire, 一九〇九, 短篇名著)。我們所翻譯的, 在此所要提出來研究的乃是這部傑作「秦綺思」。

III

「秦綺思」(Thaïs)作於一八九〇年, 分爲「蓮花篇」、「紙草篇」、「大戲篇」。在「蓮花篇」裏, 作者敘述聖地旦白衣特住有許多苦修行的天主教徒, 過着最孤獨、最艱苦、最出世的生活。其中有一個叫做法非魯斯 (Paulinco) 的, 回想起十年前他在亞歷山大城看見的女優秦綺思, 以爲「她如此這般墮喪她自己的靈魂, 同時, 她又喪失許多許多別人的靈魂」, 就決定去拯救她。他曾經把這個計劃和苦行者柏來蒙商量過, 柏來蒙勸他不要離開沙漠; 又遇到另一位隱士第莫克來斯, 講了一大篇話, 這位隱士可不是教徒; 終於在朋友倪西亞處借到了衣飾和金錢, 去看了一場以秦綺思爲主角的戲, 散場後便去拜訪她。

「紙草篇」分成兩部份, 上半記載秦綺思的出身和經歷, 下半記載她用法非魯斯同

赴「宴會」。泰絲思的父親是個酒鬼，她的母親是個愛財如命的吸血鬼。泰絲思早年沒有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只有一個黑奴阿美師愛護她，對她講宗教故事，暗底裏領她去受了洗禮。後來這個黑奴被斃死在十字架上，而年事漸長的泰絲思走上了墮落的道路；她身體未成熟就失了貞操，被一個老婦人拐去當舞女；當舞女時，她首先戀愛着少年貴族陵里于史，不幸他們的相愛只維持了六個月；此後，傷心之餘，她不再愛任何男子，他由老媽的被判死刑而獲得自由，她做了女傭，太大地發名，衣錦還鄉，但美中不足的是她在紙迷金醉中感到苦悶，遙遠地感到衰老的威脅；正在這個當兒，法非愚斯來向她播道了。

法非愚斯跟了她，赴「宴會」，達到了當時的一班僥倖。他聽到了懷疑主義者侃爾亞、伊壁鳩魯主義者（即肉慾主義者）杜梨紅、斯多噶派（即堅忍主義）的安克利德、亞里亞尼教徒麥爾尼、大司牧海莫徒、海軍司令郭太……對於宗教、善惡、真理等的高論，各人從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觀點，發揮自己的思想；顯然世界上有不少的「是」與「非」、「善」與「惡」，而「真理」不止一個。宴會的結局，堅忍主義者安克利德當場自殺；法非愚斯舉火把泰絲思拉出是非窩。他跟了她到她的家裏，勸信了她，焚毀她的一切財物，然後送她進一個設在沙漠入口處的女修道院，他自己回返沙漠。

「大就篇」和「紙草篇」是姊妹篇。「紙草篇」敘述泰綺思的生活，「大就篇」敘述法非愚斯的生活；它們也是一種對比。「紙草篇」描寫泰綺思的自拔，「大就篇」却描寫法非愚斯的墮落。原來法非愚斯自從把泰綺思關入女修道院，自己回到沙漠裏去以後，精神上竟不安日甚一日。他不懂得、或懂得而不敢招承，這種不安就是熱戀；他熱戀着泰綺思。另一方面，虛榮心也在他心中作怪。不安之甚，他又去請教道友柏來蒙。柏來蒙旁觀者清，向他說：「……我的道兄，我覺得你的苦痛的最大的原因，大抵是從世俗的擾攘中，毫無準備，就突然回到孤獨的平靜裏的緣故。……」便勸他或去訪問鄰近的修道院，或抄寫僧正愛勿冷所著述的「精神的規則」，或記述神父汪督亞納或保祿的教訓。法非愚斯毫不聽從這些金玉良言，正如當初柏來蒙勸他不要離開沙漠而他不要那樣。他妙想天開，爬上二十二古突高的大柱頂上去修行，……去沽名釣譽！可是，沽名釣譽的勾當是虛功了，——他還托辭上帝而不敢直承呵，這個懦夫！——他的內心依舊不安，不安，不安！他忍耐不住，某晚上偷偷逃下柱來，却跑進沙漠入口處一所古墓穴裏去了。這書的著者在此安放一個冷酷的對照：在同一沙漠入口處，泰綺思進入修道院，法非愚斯却進入古墓穴；豈非象徵着天堂與地獄麼？法非愚斯既然進了地獄，正如但丁「神曲」中地獄門上所書的那樣，一切都絕望了，一切都絕望了，直到一百五十歲

聖徒汪登蘭的自知死亡，下山來和兒子們訣別，驕傲的法非愚斯還以為自己天堂有份，汪登蘭使他一個近乎白頭的老實人保衛入神，由保衛鼓入神後所見，說出泰綺思將升天堂而三個惡魔正在準備捕捉法非愚斯。法非愚斯方知天堂無望，乃奔赴女修道院，去看垂危的泰綺思：泰綺思慈祥地死去，不擾亂，不減其美，而且目視天堂之門為她而開；而伏在她屍上的法非愚斯，胡言亂道，醜態得像一个屍屍了！

泰綺思和法非愚斯過着兩種極端相反有如南北極的生活，他們獲得了兩種極端相反的結果。

(四)

公元前三六〇年，菲力波 (Philippe) 登位為馬賽杜瓦納 (La Macédoine)，在希臘北面) 王，征服了整個希臘，公元前三三六年被刺。他的兒子繼承大位，那就是著名的大亞歷山大帝 (Alexandre le Grand)。公元前三五六——公元前三二三，他東征西討，所向無敵，直攻到印度貝魯斯旦 (Belon, Indus) 境內印度斯河 (Indus) 為止，將希臘文化傳播到中東。公元前三三一年，他在埃及北部地中海邊亞歷山大

城 (Alexandria) …… 今日這個城市是非洲最大的商埠。當大亞歷山大東征時，他携帶了一位詩妓同行；當他攻進巴比倫 (Babylon) 佔據貝爾賽卜里斯 (Babylon) 時，她慘遭他殘殺那裏的王宮；這位陪伴英雄的美人就是泰希恩 (Thaïs)。

阿那托里。法朗士並不採取這段浪漫史為小說材料。——如果有位博學的人寫「亞歷山大和他的情婦」，這不失為絕好的主題，——却把關於他和關於法非慈斯傳說湊合起來，編成這部小說傑作。以法朗士的淵博處置這個題材，自然應付裕如；加以法朗士的小說天才、生花妙筆，雖則一事一句都有根據，讀來却似流水行雲，毫無瑣屑憂沉悶之感。

法朗士是思想家兼文學家，讀他的著作，即便是小說，除了欣賞外，還得思索一番。法朗士是絕頂聰明的人，自然他不會板起了面孔，幹「文以載道」的蠢事情；可是，在他的筆下，「道」與「文」巧合，毫不勉強，讀者不可不知！

法朗士是一位懷疑主義者；懷疑主義是一個聰明過了度的人的必然境界。大凡愚人只知盲從，聰明人則主張懷疑；惟有聰明透了頂，或者說超級聰明的人，思想越過現實，把諸事看得穿了，不甘盲從，却也無法信任，只有懷疑一途可走！這部「泰希恩」充滿着懷疑思想。這種懷疑思想主要地從苦行老人第莫克來斯和美少年倪西亞口中說出來。

老人說：「什麼活動呀，什麼自抑呀，這都是空的；就是生與死也沒有什麼兩樣。」老人又說：「……如果要說得正確一點的話，原來並沒有什麼好生活的。從人的本性講來，也沒有什麼膨脹，什麼縮短這回事，也沒有什麼正當不正當，也沒有什麼愉快什麼悲傷的，也沒有什麼善惡之分的。這正像圖是給看圖以滋味一般。」（意見）這些東西是給事物以種種不同的性質。「法非亞斯聽了甚為生氣，罵他是狗。老人却不怒，只說：「旅客呀，詛咒狗和詛咒哲學者是一樣徒勞的。狗是什麼？我們又是什麼？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什麼都不知道。」法非亞斯在他另一部名著「吾友之書」(Le Livre de mon ami)

裏，也說：「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話。」（含虛若谷，正是哲人的態度。在「泰西思」裏，第莫克萊斯又說：「我友，我誠然是個懷疑主義者。對於這種主義，你加以非難。在我看來，却值得讚美的。因為一樣的東西，有種種不同的外觀，正如法非亞的金字塔一樣，在日出時看起來，是閃着藍微色的光影的圓錐形，到日沒時看它聳立於紅光滿天的空中，便像黑色的三角形了。但誰能知道它的本體呢？你責我否定那外面的形相；那裏知道恰恰相反，只有外說是我認識的唯一的實在。……」這種說法簡直是「老子」上的：「昔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抑胡蝶之夢為周與？」懷疑主義不是愉快的主義，第莫克萊斯之所以為